歷史與空間

陳洪綬賣畫藝

■劉誠龍

陳洪綬是天才畫家，六七八歲時，他去某家做客，客家牆上掛了北宋老畫家李公麟名畫《孔門弟子》，他童言無忌，指着李畫，說此筆是敗筆，說彼畫沒畫着，班門弄斧，一點也沒斧歪，還真給大家斧正了。主人家都是畫壇高手，聽這黃毛小兒指手畫腳，個個頷首，人人點頭。陳洪綬14歲，就到街上擺攤子了，所作畫卷，現作現買，能立馬換得現鈔，「懸其畫市中，立致金錢。」錢塘畫家藍瑛，寫生高手，名著遐邇，陳洪綬慕名前往學技，沒學幾天，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學生瞧不起老師了，「蓮請瑛法傳染，已而輕瑛。」在天下學生面前，藍老師德藝或不雙馨，但德絕對是單馨的，他並不以師道尊嚴來壓制學生的無禮與傲慢，他勝卻為勝卻，不如為不如，「瑛亦自以不逮蓮，終其身不寫生」，不遺餘力，對其學生積極推舉，逢人則曰：「此天授也。」

天性高者，個性往往高。陳洪綬畫藝高超，「陳老蓮畫法，上溯晉唐，下開揚州八怪之先聲」，風雅者，附於風雅者，都以收藏其畫為貴為耀人。其所畫《水滸葉子》，將水滸英雄鐵筆勾勒，形神皆備，遍傳天下，至今畫108好漢者，無人出其右；按照我們現在以海外認證而衡量藝術之標準，其畫藝也毫不輸人，當時朝鮮、日本等國，都喜歡「藏購蓮畫，重其直。」有人將模仿之作「貽日本主」，日本天皇高興得不得了，以設國宴之禮厚待贈獻者。然老蓮性格怪誕，高人、貴人、富人、官人、軍人、文人來求其畫，沒對他打路，以情動他也好，以權壓他也罷，以錢誘他以槍桿子逼他，都休想讓他動一筆着一色，尺幅皆不可得。有官人一直夢想收藏陳洪綬之畫，威逼利誘都不稱願，有回設了一計，說買了一幅古畫，不知唐色宋筆，誠邀陳氏往鑒。官家為此特地買舟河漢，既營造良好藝術氣氛，也存切斷陳洪綬退路的意思，陳洪綬乘興而去，官家拿出來的，不是畫，而是絹，官家是以絹代幣，買陳氏作畫焉。陳氏不肯，再多絹也不畫；官家霸蠻，脅迫說不給畫，就別下船。陳氏作色，說：你再逼我，我就跳河。說罷，跳腳出艙，舉身欲沉。官家看到要出人命案，也就作罷。

陳洪綬生於明季，山河破碎風飄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按照遺民倫理，朝廷可以易廟堂，國士不可易單位。在歷代朝廷主持制定的倫理價值觀裡，朝廷亡了，等於是國家亡了，國家亡了，那也就等於遺民也得身家亡故，才算是愛國，不然就叫做賣國。歷代換代之際，遺民跳河的多，跳樓的多，一根繩子掛脖子的很多很多，這就叫做忠君報國；若怕死，要苟全姓名，好像也容許，但底線是那不得與新朝廷合作。太陽高照，頭上終日得帶斗笠，腳上通宵得穿皮鞋，是之謂與新政府不共戴天不共履地；自然，在舊朝廷學的文武藝，也不得賣與新帝王家，否則就等於賣身，等於賣國，舊朝廷人自然瞧不起你，新朝廷可能用你，卻肯定也瞧不起你，明人轉清人的錢謙益即是例證。

陳洪綬這個愛國觀念也是樹立了的，甚或是堅定的。陳氏當過明朝國子監生，按從政倫理，他已算是嫁了一次的人了，清人強佔明室，陳洪綬烈女不侍二夫，他倉皇南逃，在紹興雲門寺，削髮為僧，過了一年佛門生活。清兵橫掃千軍，一路掃到浙東，「大將軍撫軍固山，從圍城中搜得蓮，大喜。」這武將軍，雅好文藝，自然是武人好文藝，往往有武人作風，他捉到陳洪綬了，並不將他當敵人殺，前提是得給其作畫，「急令畫」。想一想啊，陳洪綬對自己朝廷那一邊的，萬金買他作畫，他都不作的，何況面對的是敵人？這武將軍花大價錢買其動一回筆，陳氏不動心；武將軍請已經降服清廷的士子領袖來做他思想工作，陳氏不動筆；這武將軍沒那麼大的耐心，使出武人最擅長的一招，用刀架在陳洪綬細脖子上，他仍然是無動於衷，弄得這武將軍實在沒轍。

忠一姓等於忠一朝，忠一君等於忠一國，陳洪綬這個觀念是牢不可破的，國家一域並無變，朝廷一姓變了，在陳洪綬眼裡一切都變了，所以他死也不肯把文武藝出賣給清人。然則，陳洪綬有兩樣天性，醇酒美人也。有酒給他端來，有美人給他侍側，他就應聲酥軟，什麼原則，什麼觀念，什麼改朝換代，都不是問題了。以前是：「豪家索之，千緡勿得也；嘗為諸生，督學使索之，亦勿得。」但是，「顧平生好婦人，非婦人在座不飲，夕寢非婦人不得寐。」擺上酒，更請來三陪，他就一分錢也不要，執筆濡硯，一揮立就，「婦人乞畫，輒應之。」

我並不認為陳洪綬有此天性是什麼缺點，一個人有自己的個性，順應個性而活着，沒礙着誰。換代等於換屆，所服務的疆域還是那個疆域，更重要的是，所服務的人民還是那個人民，憑什麼上面換了老闆，遺民就得隨先老闆亡而陪葬呢？陳洪綬後來給撫軍固山的清朝大將作畫了，這清將不是以國姓來強求他作畫的，而是順其天性索其卷幅，武將軍抬來了美釀，請來了美人，美人款款語，囑陳洪綬揮筆，陳洪綬也就一口應承，「急令畫，不畫；刃追之，不畫。」後來，「以酒與婦人誘之畫」，陳洪綬就畫了。

在有遺民情結者看來，陳洪綬此次為清人作畫，是大失氣節的，這與英雄過不了美人關、官人過不了二奶關有甚二致？其實是很有二致的，英雄若在敵人設計的美人計裡，失卻江山，那是失職，原因很簡單，江山不是他的，是國家花錢買他看守的；官人為二奶亂包工程，那是以公器行私；像陳洪綬，畫藝是個人的，不是公家授予的，他愛給誰，當然就可給誰，他愛在醇酒美人激發之下給人，也自然是他的權利。這清將軍也很可愛，他不以國家易姓來壓迫陳洪綬，倒是順應其天性來引導陳洪綬，從某種意義上言，也是對人的尊重。

可惜，清將並不是真尊重，其尊重只是一種索畫的手段；也可惜，陳洪綬並沒樹立天性高於國姓觀。換代之主，往往把前朝遺民個性看做是對新朝的對抗，必欲折殺而後快；易幟之民，也往往把保持個性看做是對前朝的盡節，縱然折殺也不低頭。所以，每個朝代更替，割頭如割草，不計人命。這陳洪綬，覺得被清將誘騙作了畫，深有賣國之懊悔，「渲染已，大飲，夜抱畫寢。及伺之，遁矣。」他抱着那一卷所作之畫，遠遠地跑了。還好，他沒被抓住，逃到別地做其遺民去了，給自己起了一名，號悔遲，又稱老遲，悔什麼？就是悔那次為清人作畫吧。

■陳洪綬的作品之一。網上圖片

■陳洪綬的作品之二。 網上圖片

亦有可聞

■青　絲

也說奕訢

關於道光立儲一事，後世之人有過不少的揣測和猜想——假如道光當初是傳位給精明強幹的皇六子奕訢，而非性格優柔軟弱的皇四子奕䜣，歷史是否會由此而改寫？清王朝是否會得以延續得更久一點？道光的一念之差，很有可能是歷史的一個拐點。

至於究竟是傳位給奕䜣，還是奕訢，道光也不是沒有猶豫過，他在遺詔裡鄭重其事地吩咐「封皇六子奕訢為親王」，這句話也給了後人極大的想像空間。因為奕訢和奕䜣雖然不是一母所生，卻為一母所養，兩人從小在一起長大，兄弟關係極為親密，不論是誰做了皇帝，封另一人為親王似乎都是理所當然的事情，根本無須在遺詔裡多此一舉的叮囑。故也有人根據道光的這種不符合常理的做法，猜測道光的第一選擇本是奕訢，但又舉棋不定，幾經權衡之後，最終選擇了奕䜣，因而道光在遺詔裡囑咐冊封奕訢為親王，或許是一種內心有愧的補償。

咸豐即位以後，對封為恭親王的奕訢一直都有提防之心，他先是借奕訢為其亡母爭封號的機會，免去了他的一切職務。直到英法聯軍進攻北京，咸豐倉皇逃往熱河「北狩」之前，他才想到了奕訢，讓奕訢留守北京，與英法使臣洽談議和，最後簽訂了《北京條約》。咸豐臨死之際，為了將政權平穩過渡，他不僅提防着野心勃勃的慈禧，同時也防範着奕訢，因而他任命了八位顧命大臣輔佐幼子，意圖是使三方勢力互相牽制掣肘，形成權力上的制衡。但這直接導致了後來慈禧與奕訢聯手一起，發動了「辛酉政變」，使得政權被牢牢掌控在兩宮太后的手裡。

慈禧太后雖然利用奕訢扳倒了八位顧命大臣，但也並非無視奕訢的威脅，她亦利用一切機會打壓奕訢，令這位洋務運動的首領無所建樹，鬱鬱以終。奕訢有四子，其中三子和四子早夭，次子被過繼給無子的兄弟鍾郡王，僅有長子載澂在身邊。只不過，載澂素以輕薄放蕩、行為不加檢束著稱。他自幼在宮中伴讀，與年紀相若的同治朝夕相處，堂兄弟倆的情誼十分深厚。載澂常把宮外的奇技淫物告訴同治，令同治倍感新鮮，兩人經常私下結伴到外面狎妓風流。奕訢雖然也略有耳聞，但顧及到皇室的面子，不好聲張過問，長此以往，載澂更是無法無天。

清人張祖翼的《清代野記》載，某年夏天，載澂率領一眾黨羽遊什剎海觀荷，在岸邊茶座看到一個單身婦人，形容妖冶，舉止輕佻，目光總往載澂一行人身上望過來。載澂本就是一個到處拈花惹草的狂蜂浪蝶，見此情形，就讓手下人買了一束蓮蓬送給這位婦人，借此搭訕起來，兩人很快就勾搭成姦。而上手日久，載澂也不知道對方是何許人物。

■奕訢。網上圖片

為了與婦人長相廝守，載澂另置了一處別館，然後與婦人相約，率領一眾黨羽在半路上將婦人搶掠而去，如此避過婦人夫家的過問。旁人不知二人有約，以為是載貝勒強搶民女，事情一經傳出，頓時四下議論紛紛。婦人的家公本是浙江布政使，太平軍攻陷杭州後殉難，其子懦弱無用，雖然襲蔭做了一個小小的京曹官，但沉於下僚，沒有一點權勢，知道自己的妻子被載貝勒搶走，也不敢控告，由此鬱抑成病，導致癲狂，每天披頭散髮、袒胸露背，到人群往來的街口向行人指手畫腳地訴說內心的冤屈，家人一點辦法也沒有。

事情鬧得滿城風雨，最後傳到了奕訢耳裡，加之載澂所搶的婦人，亦為宗室之女，與奕訢同輩，載澂得叫她族姑。奕訢當然無法容忍這種蔑倫絕理、行同禽獸般的醜聞，遂將載澂關到掌官皇族事務的宗人府大牢裡，準備囚禁他一輩子。但過了一段時間，奕訢的福晉病死，載澂趁機上書向慈禧太后懇求，說自己應當盡人子之禮，回家奔喪穿孝，慈禧太后就下特旨將他赦出。

載澂雖然被釋放出來，但奕訢早已對這個不肖子死了心。後來載澂病重將死，奕訢前去探望，看到奄奄一息的載澂身穿黑色的綢衣綢褲，衣褲上用白線繡滿了蝴蝶，知道他至死無法悔改，頓然不顧拂袖而去。載澂死時，年僅二十八歲。

歷史無法倒寫，也無從假設，只能說，在鎮壓太平天國、進行洋務改良等方面有着不小貢獻的奕訢，即使做上了皇帝，也無法挽救清王朝的命運。畢竟政體的腐朽，非一人一力可以挽回。就算奕訢可使清王朝能夠重新興盛起來，像載澂這樣的接班人，同樣也可使清王朝衰微下去。

遊蹤

漫步雲水謠

■紅塵有妍

自看完電影《雲水謠》後，便有了要探訪這神秘多情聖地的慾望。雲水謠古鎮坐落於福建漳州界轄，是著名的僑鄉。近年來每年都有一百五十多名以上的台灣人不遠千里，回古鎮尋根謁祖。雲水謠古鎮借助優美的自然景觀和獨特的人文資源，讓電影《雲水謠》在此停駐，也正因為這部《雲水謠》，讓雲水謠走出福建，陸續走向了各地旅者的行程。

從廈門驅車三個多小時，雲水謠古鎮這個歷史悠久的古老村落便躍然入眼了。把車停穩，便迫不及待地下車從羊腸小路下去，輕盈歡快地踩在久違的木橋上，攥着橋兩旁的繩索，放眼貪婪地望着雲水謠的全景。

遠離城市的喧囂，和着冬日暖陽，徐徐微風，靜靜依偎在這靈山碧水中的雲水謠顯得那麼的清逸安然。寧靜秀美的純天然景色、和着三三兩兩的農作人、奔跑嬉鬧着的鄉村孩童、對你的好奇卻渾然不覺的老牛，零散在各處悠閑地啃着草，一幅情趣盎然的農家田園景象栩栩如生，小橋流水人家，宛如傳說中的世外桃源。

走下木橋，輕輕踩在鋪滿鵝卵石的幽長古道上，這條長十餘公里的「雲水謠古棧道」樹蔭斑斑，莊嚴妙曼地伸向遠方。蹲下身，一撫那磨得非常光滑潔亮的鵝卵石，似曾相識親切感油然而生，與故鄉那條伴着我成長的小路是多麼的相似呀！

溪岸邊那十三棵百年老榕組成的榕樹群蔚為壯觀，是雲水謠一道最為美麗的風景線。其中的一棵老榕樹的樹冠覆蓋面積達一千九百三十三平方米，樹丫長達三十多米，樹幹底端要十多個大人才能合抱，是一棵目前福建省已發現的最大的榕樹呢！百年老榕在經歷了數百年的風吹雨打後依然挺拔不屈地屹立着，似一個博大睿智的長者，閱盡人間的滄桑，仍不失對生命的熱切，正敞開雙臂迎來送往慕名而來的貴賓們。那些倒映在溪面的千年老榕，隨着碧波盈盈的溪水蕩漾着，並着溪裡悠閒自在戲水的群鵝鴨，使整個村子顯得特別有生氣。茂盛的樹葉葱葱蘢蘢，小鳥在樹林間歡喜地飛奔鳴唱着，好一副其樂融融的和諧美景。

展目望去，順勢而流的溪水反襯着的藍天白雲，如同綿綿不盡地訴說着王碧雲和陳秋水纏綿緋側的愛情故事，他們說陳秋水是水，王碧雲是雲，雲印照着水，水環繞着雲，纏纏綿綿永不相交卻不離不棄。

沿着古道走過，只見有幾處早已廢棄的古屋和歷經倒塌仍遺留下來的土牆，時光流轉，滄海桑田，斷壁殘垣下盡是滿目荒涼，回望歲月渺渺，長路迢迢，那傳說中的愛情男女，此時誰還記得昨日土牆邊許下的諾言，誰還能再把一首首戀歌唱得蕩氣迴腸？

■雲水謠古鎮風光。網上圖片

穿過幢幢都高高懸掛着喜慶的紅燈籠的土屋，置身這已有數百年歷史的老街市，漫步在人群中，讓人恍如有離空隔世之感。遠離神速發展的大城市百餘公里之外的雲水謠小鎮，讓我詫異不已的是：這裡大多的老商舖至今還保留着木板代牆的特點，店門由塊塊門板拼湊而成；那些在城市早已消失的供銷社、客棧、補鍋店，補碗店、理髮店，大紅標語更是無限度地勾起孩提時的種種記憶；街市上人潮湧動，樸素的村婦們買着當地的土特產：梅菜乾、苦菜乾，草藥梅……，真摯熱情地為你介紹着土特產的特性功效和搭配做法；樹蔭下，幾個骨架堅實，腰板硬朗的老人在悠然自得地吹拉彈唱着，一曲彈畢，旁邊的火鍋邊溫好的黃酒正芳香四溢，醇厚襲人。

雲水謠沿途另一珍貴讓人為之驚歎的風景，便是遍佈在大山腳下、溪岸旁、田野上星羅棋布的一座座土樓。查據有關資料，此地擁有省內最高最大最為集中的土樓世界文化遺產。這些從元朝中期就開始建造的土樓，目前保存完好就有五十三座。這些土樓姿態萬千，除了有建在沼澤地上堪稱「天下第一奇」的和貴樓，及工藝最精美、保護最完好的雙環圓土樓——懷遠樓外，還有吊腳樓、竹竿樓、府第式土樓等，土樓風景別具一格。

可歌可泣的愛情故事讓美麗的雲水謠更加的風情，歲月如梭讓雲水謠愈加迷人。風霜吹老了你我的容顏，卻難改你愛的模樣，等你的姿態永恆，依然……

詞話詩說

■梁偉詩

櫻吹雪

《詞話詩說》在五月開張時由林夕寫詞、麥浚龍主唱的〈超生培慾〉打頭陣，年底壓軸一次，則要談另一首林夕寫詞、麥浚龍主唱的作品〈櫻吹雪〉。〈櫻吹雪〉由九月派台至今才亮相本欄，是別有原因的。全因為夕爺的〈櫻吹雪〉罕有地引起網上的熱烈討論，甚至有批評者和支持者為此開火筆戰，情況實在是近年罕見的。究竟夕爺的〈櫻吹雪〉到底是怎樣一回事，竟造成如此惹火的局面？！誠如聽眾對〈櫻吹雪〉的觀感認知，〈櫻吹雪〉的確是一份富有「中國風」韻味的歌詞，當中鋪陳了不少出自著名詩詞的語句意象——

「蘭亭序 墨蹟失足晉代酒意裡 如目送 半生履歷換唐詩四句 號角吹 對酒當歌正欲醉 赤壁火裡我是誰 明月映溝渠 如夢令 夢醒此身再續三國志 憑欄盡處 再千百度覓尋是串數字 掏盡戰衣 五指山中說大志 哪堪精緻用詞 幕幕秘史 茫茫日子 何曾入過詩」

支持者大讚林夕將古詩詞歌賦跨時代串連起當代流行曲，用文字數千古風流人物，援引《蘭亭序》、《三國志》、《滿江紅》、《青玉案．元夕》、《念奴嬌》等詞匯或英雄事蹟入詞，延續古人浩氣，流芳今世，足證當今流行歌詞文學價值含量豐富。批評者卻撰文洋洋千言，質問「櫻吹雪？還是應吹脹？」認為全詞堆疊硬砌，詞句行文似是而非，具體問題如「掏盡戰衣」渾不可解，即使寫作「淘盡戰衣」恐怕亦不知所云。愛之愈深責之愈切，論者擔心這些「十分俗膩」的古典意象，根本就有點亂來，一股腦兒將所有家當都丟出來了，什麼蘭亭序什麼唐詩什麼赤壁……最終會ABUSE了夕爺的名聲云云。

作為流行歌詞研究者，目擊上述論戰拳來腳往，實在是又驚又喜。喜的自然是廣東流行歌詞雖然處於唱片工業高度萎縮的大勢中，依然支持者眾，並且願意多番深思咀嚼，進而發文切磋交流觀點；驚的卻是論爭中的論點，往往論據未及開展，便已斷言「林夕已經華麗不起來了」，支持者更如同做中學中國文學科功課，把《蘭亭序》、「憑欄盡處」和「掏盡戰衣」的出處，分別解說一遍，來作為力撐林夕的終極證據。我想，論爭中的雙方似乎都以偏概全、搔不着癢處。究竟〈櫻吹雪〉是「中國風」的A貨，還是林夕談佛論道的產物，一切還須回到歌詞的整體面貌。

令支持者和批評者爭論不休的，只是〈櫻吹雪〉的首兩段。當中所鋪陳的古典文化畫面，目的是要帶出時間長河中更迭多變，人在其中莫可如何、顯赫功名英雄事蹟過眼雲煙的況味。然而，進入〈櫻吹雪〉的核心內容，其實是一組組今昔對比的意象——「那暗花 活色生香印在鈔票裡 凝望白眼 再將千色花見望穿秋水 懷念鳥居 任蝸居改變伴侶 逛京都卻為誰 靜臥髮堆 橫陳夢裡 遺忘在門嘴 來讓我唱：櫻吹雪蕩誰在飛 飛花入泥 泥內有花氣 我見我如無物 這個境界 與何人說起 誰才是我 都拈花一笑忘記」——這裡強調了全詞所要談的，乃是時光流轉物是人非，讓人領悟到凡事不必執着，拈花一笑忘記的境界。

〈櫻吹雪〉全詞重複得最多、又要帶出哲理的hook line「來讓我唱：櫻吹雪蕩誰在飛 飛花入泥 泥內有花氣」，固然用上了修辭格中「頂真」來描述整體場景氣份，同時不可忽略的是，「櫻吹雪」也是花季賞花的常用語，專指「櫻花片如飛雪般隨風飛散」的情狀。因此，〈櫻吹雪〉要談的原是櫻花所象徵着的時間和短暫，從無邊無涯的時間荒漠裡，功名功勳都會隨風而逝，不必過分執着，故謂——「說白了雪花非花 像櫻花非雪作弄人 不用怕 入了神 沒有人 沒有人 沒有人 沒有塵 來讓我唱：櫻吹雪蕩誰在飛 飛花入泥 泥內有花氣 我見我如無物我也非我 與何人說起 神遊異境 寫超生出世遊記 忘記 美不美 詩日記 不說道理」

誠然，〈櫻吹雪〉中「掏盡戰衣」應作「淘盡戰衣」較為合適，「凝望白眼」又確是怪句。可是，在逐字逐句斟酌推敲的同時，歌詞整體所指未必就應該如此輕輕放過，以免流於因小失大。我倒以為可以參考林夕另一首相當「中國風」的姐妹作，來為探賞〈櫻吹雪〉帶來繆思，那就是林夕在2007年寫給楊千嬅的〈一葉舟〉——「隨一葉蚱蜢舟 忘懷心想往那裡走 無形無相 不過一回頭 水中鏡 夢裡酒 還有沒有」

〈櫻吹雪〉
作曲: 于逸堯
作詞: 林夕
主唱：麥浚龍

蘭亭序 墨跡失足晉代酒意裡
如目送 半生履歷換唐詩四句
號角吹 對酒當歌正欲醉
赤壁火裡我是誰 明月映溝渠

如夢令 夢醒此身再續三國志
憑欄盡處 再千百度覓尋是串數字
掏盡戰衣 五指山中說大志
哪堪精緻用詞
幕幕秘史 茫茫日子 何曾入過詩

來讓我唱：櫻吹雪蕩誰在飛
飛花入泥 泥內有花氣
我見我如無物 這個境界 與何人說起
人情是非 都拈花一笑忘記

那暗花 活色生香印在鈔票裡
凝望白眼 再將千色花見望穿秋水
懷念鳥居 任蝸居改變伴侶
逛京都卻為誰
靜臥髮堆 橫陳夢裡 遺忘在門嘴

來讓我唱：櫻吹雪蕩誰在飛
飛花入泥泥內有花氣
我見我如無物 這個境界 與何人說起
誰才是我 都拈花一笑忘記

說白了雪花非花 像櫻花非雪作弄人
不用怕 入了神
沒有人 沒有人 沒有人 沒有塵

由我來獨唱：櫻吹雪蕩誰在飛
飛花入泥 泥內有花氣
我見我如無物我也非我 與何人說起
神遊異境 寫超生出世遊記
忘記 美不美 詩日記 不說道理